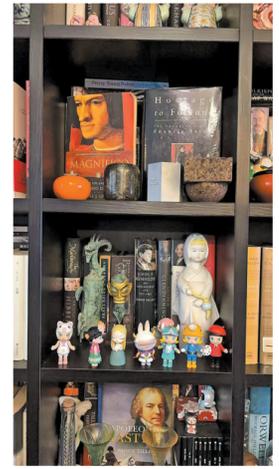




读书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

[书房简介]

“在北京、意大利的家中，都有书房，分别藏书上千册，主要有文学类、社科类、传记类、政治类，也有留给女儿读的书。”——虹影



虹影的书房一角

阅读史

虹影

我从小喜欢读书，对一切事物充满好奇，同时感到恐惧；我不爱说话，我会借助书中的世界来安慰我对世界的不满。时过境迁，如果说每个十年让我说一本对我影响最深的书，我想应该是《红字》《简爱》《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万有引力之虹》和《黄金罗盘》。

我读书比较杂，什么都看，别人推荐的我会看，与写作有关的书会看，关于种植艺术的也看，看病的书、与吃有关的书都看。其中，外国文学书可能多于中国文学书。《黑镜头》一套我全有，《简爱》《红与黑》《少年维特的烦恼》这些书都给了女儿。我们家还有《纳尼亚传奇》的第一个版本，已经磨损了，我重新修复后留给了女儿。

我读书速度快，20岁左右几乎过目不忘。我可以同时读几本书，不过到了梦里就会混起来，把这本书的故事嫁接在另一个故事里，这反而开拓了想象力。

在看书时，会想起与作家关联的故事。在《老人与海》一书的内页里，有翻译家的签字，这个签字

其实是译者送给我以前的男友，男朋友又送给我的。翻开这本书，当时的情境就又出现了。一本书，一个作家，以及相关的信息，我都会有兴趣。

我会反复读书，英文版《情人》我读得最多，《红楼梦》也读了N遍，《东方奇观》我读了很多次，博尔赫斯的书每隔一年就会读一遍。通过这样的反复阅读，我就此发现自己是还喜欢这些书，福克纳的书读过几年就不喜欢了。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审视这一年的选择，会淘汰一些书，也会发现另一些更有意思的书，村上春树的书让我越读越喜欢，每次读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读书带给我丰富的想象，并且让我不再孤独。写作是孤独的事情，当我写不下去的时候，我就会去翻保罗·奥斯特的书——他书里的主角往往是作家——我发现并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是这样。

读书让我得以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不寂寞，而且更强大。



虹影，出生于重庆，编剧、导演、作家，代表作有《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等，作品被32个国家翻译出版，多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由她的小说改编的歌剧《石神》在伦敦上演，自编自导的电影《月光武士》荣获2023年美国好莱坞下一代独立电影节最佳影片剧本奖，2023年作为金鸡奖国产优秀新片展映，获得都柏林电影节“导演处女作奖”等9个荣誉。

[书道]

先看最开始，然后看最后，接下来才看中间部分，这可能不是个好习惯，但是我认为这样可以以最快速度发现这不是自己喜欢的书。

[书语]

“书要读完，才得得起它。”

[近读]

- 约翰·伯格：《到婚礼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约翰·伯格：《猪的土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约翰·伯格：《第七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约翰·伯格：《幸运者：一位乡村医生的故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约翰·伯格：《观看之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自荐]

虹影：《不死鸟》(花城出版社)
小说的三个部分人物、事件有勾连，又彼此独立，可当作中短篇小说集来读。以奇特的结构串联起两个亦幻亦真的平行世界，在沉浮往事中抽丝剥茧，打捞熠熠闪光的人性，书写隐秘的家庭往事及作家生长的土地，是一部让人耳目一新的轻悬疑奇幻小说。



挪威峡湾日记一则

2024年3月17日，星期日。
早晨先出去走了一圈，兴致勃勃。9:30登上船，开启旅程。这大概是平生所见最壮丽的风景了。所谓峡湾，是海水进入内陆的地貌，而这一带有无数的大山，海水如江河，在大山之间曲折蜿蜒。山水皆在风景之中，往往又有山峰与水中的倒影构成对称的画面。

风很大，温度很低，但我们都不减兴致。一直待在甲板上，风景都在眼底，不断录像拍照。这景色，比在冰岛看到的冰山还要壮丽。不仅壮美，也有秀丽。猜想三峡或许也类似。快要结束才想起来买了咖啡和热巧克力，暖暖。

两个小时，到了Gudvangen。虽然飞跃半个地球到了挪威，但仅是今天上午看到的景观，已经绝无以有，不虚此行。然后坐了一段汽车，又是不同景色，已经有不少绿色，显然是离开了冰山。一小时后到Voss，此处应该是风景很好的小镇，但我们找不到存行李的所在，只好放弃停留两小时的计划，赶上下午一点多去Bergen的火车。

一路上仍可见峡湾风景，不到一个半小时，到了卑尔根的中央车站，订的酒店就在火车站旁边的Grand Hotel Terminus。办理入住的服务台人员英文很好，她自己说年轻时曾在好莱坞是个starlet(小明星)。房间很好，非常宽大，除了一张有四个支柱的大床外，还有一个长长的卧榻。我们放下行李，先向着市区走了一圈，卑尔根保留了较多的历史原貌，此地曾经是挪威的纳维亚的重要大城市。建筑风格朴素，但五彩颜色。我们沿着一条大道，一直走到了海港，也看到了卑尔根古城。城市一边是海，一边是雪山，风景极佳。晚上在海港找到渔人码头，严锋执意今天要请我们吃饭，于是吃了当地的鱼汤、青口、炸鱼薯条、一种腌的鳕鱼。吃完饭，慢慢走回去。



论“人设”的崩塌

今年这大半年，不少名人的“人设”都塌了，颠覆性的塌。想起一句名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褻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冷静地直面他们生活的真实状况和他们的相互关系。”从这些塌房新闻的评论区可以看出，人们毫无意外之感，而觉得很正常，并用幽默的才情消解着那种所谓的神圣与崇高。公众不是崇拜神圣，而是崇拜那些自诩神圣的人。事实和真相，让人们不得不面对真实的人性。

这些塌房让人想到，“人设”这种事很多时候不是某个人在进行自我维护，而是涉及一个群体的利益，“维护人设”可能是一种利益链，一种群体行为——这种“群体行为”也解释了，为什么释永信这么多破事，但能够安然无恙。按理说，挪用侵占寺院资产，这个可能还好隐瞒，但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私生子，一个和尚，又是长期，又是多少，还有孩子，这事儿隐瞒不住啊！但竟然这么多年都瞒住了，而且在被人举报的情况下都死死地嘴住了。当一种人设与群体利益绑定，“维护人设”牵涉无数人利益，人设就不是一个人脸面的事，而是无数人的脸，守住这个脸就是守住自己的利益。

还有完美人设的“宗老”，塌房后成老宗，一妻一女一布鞋的神话人设崩塌。企业上下下圈内圈外竟然替他那个“完美人设”维持了那么多年，甚至死后都努力维护着。某种程度上，这种人设也是群体为了自身利益共同塑造出来的。共同的利益感，会让既得利益者主动切断真相的传播。

习惯面对真相，面对真实的人性。想起苏珊·桑塔格，她批评了那种“总觉得真相让自己不逞的人”：在达到一定的年龄之后，谁也没有权利享受这种天真、这种肤浅，享受这种程度的无知或记忆缺失。



行善的最高境界

今年，美国湛蓝的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架直升机，在高空不断地盘旋，撒下大量钞票，民众陷入狂喜，争相捡钱。原来，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追思仪式。

死者是当地商人汤马士，他生前乐善好施，深受民众爱戴。他的儿子为了悼念他，策划了这场活动，从高空撒下5000美元的钞票。他表示，这些善款是他父亲留给社区的最后一份祝福。

行善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以飞撒钞票的方式让人低头弯腰去捡、去抢，却未免有悖良善的旨意。

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发生了一次严重的饥荒，饿死了许多人。这时，贵族黔敖每天在路边准备好饭菜接济贫者。有个双目无神的人拖着沉重的脚步走来，黔敖端着食物对他大声说道：“喂！来吃吧！”那个饥民瞪着他，说：“我正因为不吃别人施舍的食物，才落得这个地步！”黔敖追上前去向他道歉，但他最终因为不吃而饿死了。“不食嗟来之食”，显示了人穷志不短的骨气。

施比受有福，行善者必须让受惠者在保持自我尊严而又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情况下接受帮助，才能显出他的诚意。

匿名是行善的最高境界。



以“书籍史”重构抗战叙事

在新书《暗斗》中，吴真耗时十五载，横跨中日两国档案馆，首次披露日军“兵要地志资料班”系统性掠夺中华典籍的秘辛，更以新发现的1939年郑振铎日记为线索，揭开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生死局。书中刻画了一代文人的灵魂拷问：“难民流离，战地伤残，古董还有保存价值吗？”(叶圣陶之问)郑振铎以行动作答：“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决无逃避！”

《暗斗》聚焦“五四”干将郑振铎——这位在淞沪战火中逆行的文学院院长，于上海“孤岛”险境，以书生瘦肩挑起六万册珍本古籍的存亡重担。他突破传统藏书观，提出“不重古董，唯以实用及保存文化为主”，将方志、地图、晚清别集等“冷门”文献视作民族记忆的基石。

吴真以“书籍史”重构抗战叙事，如电影分镜般呈现平行时空——郑振铎与日本学者高仓正三连续三日同店觅书却擦肩未识，暗喻文化暗流下的无声交锋。前一段时间我听《恭喜恭喜》原版，那个原版很凄惨，抗日胜利以后虽然唱着喜歌剧，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十四年抗战的叙述还不够充分。所以，借由此书大家想一下，到底什么维度上可以称为文化抗战？为什么文化抗战？文化抗战有什么结果？



许幸之回忆里的《风云儿女》

九十年前，即1935年5月24日，上海首映电通影片公司出品了影片《风云儿女》。这在中国现代史和现代文化史上都是一件大事，因为《义勇军进行曲》正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歌。日前我读了影片导演许幸之的一系列回忆文字，包括《影事的回忆》《忆聂耳》《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前后《我和聂耳的友谊》等，对《风云儿女》的创作过程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根据许幸之的回忆，《风云儿女》的故事出自田汉之手，但他刚完成初稿即被捕。夏衍找到许幸之和吴印咸，希望他俩分别担任导演和摄影，他们答应了。夏衍把自己改定的文学剧本交给许，同时也把田汉初拟的影片主题歌歌词交给聂耳谱曲。许幸之写了分镜头剧本，聂耳写出《义勇军进行曲》乐谱初稿后征求许幸之的意见，许建议最后一句“减少一些装饰音，使它成为一个铿锵有力的煞尾”。聂耳采纳了，乐曲末尾又增加了叠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前进！”节奏明快，曲调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就此诞生。不仅如此，聂耳还为许幸之所作《风云儿女》插曲《铁蹄下的歌女》谱了曲。

因此，若说《风云儿女》系田汉编剧，聂耳作曲，当然不错。但在我看来，更完整的表述应该是：田汉编剧，夏衍整理改写，聂耳作曲，许幸之导演并撰插曲歌词，朱庆澜为主题歌题名，吴印咸拍摄，吕驥配音，袁牧之和王人美主演，等等。许幸之也为《风云儿女》及其主题歌作出了重大贡献，后人不应忘记他们的功绩。



暴雨中的文学聚会

周四午间，雷声夹杂着暴雨倾泻，在雨里行走，前往上海作协所在的爱神花园，赴一场文学聚会。

从2008年开始，在作家王安忆的提议下，每个初秋时节，“上海写作计划”都会启动。受邀请来的外国作家住在公寓里，自己做饭，漫步上海的大街小巷，以两个月的时间，体验一座城深处的时光与褶皱，观察、写作。

8位分别来自布基纳法索、葡萄牙、阿根廷、匈牙利、瑞士、巴西、澳大利亚、新西兰的作家分享了他们最初两天的感受。阿根廷诗人帕特里西奥·费拉里，成长于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成长中受到多种语言和文化的熏陶，他是作家、编辑、翻译家，所以他说：“语言塑造身份。”他描述了当他开始学习中文时，“雨”这个象形文字给他的美妙感受：屋檐下、窗子，雨丝挂在玻璃上；澳大利亚诗人张奕霖，出生于新加坡，祖籍为闽南，客家人。她说起这两天有趣的经历：来上海的第一天，因为她的脸，遇到的人立刻和她说普通话，多年里已经很少说中文的她，赶忙用英文声明：“我来自澳大利亚。”第二天，她告诉别人：“我普通话一般，得慢慢讲。”而到了第三天，站在上海街头，她直接说：“我要两个煎饼！”

今年“上海写作计划”的主题是“在流动的世界中”。作协主席、作家孙甘霖在主旨演讲里说：“文学，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瑰宝，它承载着不同民族的智慧、情感与梦想……你们用手中手中的笔书写着各自国家和民族的故事，这些故事，既是民族的记忆容器，也是世界的通用语言，传递着独特的价值观与人文精神。”